

創造季刊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期刊专辑）

創 造

第 一 卷 第 四 號

中 華 民 國 十 二 年 九 月 十 日 三 版

編 輯 者 創 造 社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總 發 行 所 泰 東 圖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 各 省 新 文 化 及 新 智 識 書 店 皆 有 出 售 ※

※ 本 季 刊 所 載 小 說 及 詩 歌 劇 曲 等 類 皆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轉 載 ※

定 價 表

項 目		一 冊	全卷四冊
定 價	郵票九五扣	四 角	一元六角
	國外	五 分	二 角
費 郵	國內	五 分	二 角
		一 角二分	二 角六分

廣 告 價 目 表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底 面	八 十 元	四 十 元	二 十 元
封 面 底	六 十 元	三 十 元	十 六 元
普 通	四 十 元	二 十 元	十 元

以 上 均 係 每 號 價 目 長 年 登 載 另 議 均 以 現 款 計 算

注 意——國 貨 之 登 廣 告 者 價 目 特 別 從 廉

創 造 者

郭 沫 若

海上起着漣漪，
天無一點纖雲，
初昇的旭日，
照入我的詩心。
秋風吹，
吹着庭前的月桂。
枝枝搖曳，
好像在向我笑微微。
吹，吹，秋風！
揮，揮，我的筆鋒！
我知道神會到了，
我要努力創造！

我喚起周代的雅伯，
我喚起楚國的騷豪，
我喚起唐世的詩宗，
我喚起元室的詞曹，
作「吠陀」的印度古詩人嚟！

作「神曲」的但丁喲！

作「失樂園」的米爾頓喲！

作「浮士德悲劇」的歌德喲！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孤高，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苦惱，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狂歡，

你們知道創造者的光耀。

昆侖的積雪北海的冰濤；

火山之將噴裂宇宙之將狂颺；

如酣夢如醉陶，

神在太極之先飄搖。

偉大的義星喲！

你們是永不磨滅的太陽，

永遠高照着時間的大海。

人文史中除却了你們的光明，

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存在？

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

我幻想着開闢天地的盤古。

他是創造的精神，

他是產生的痛苦。

你聽，他聲如豐隆，

你聽，他吁氣成風，

你看，他眼如閃電。

你看，他泣成流瀟，
本體就是他，上帝就是他，
他在無極之先，
他在感官之外，
他從他的自身，
創造個光明的世界。
目成日月，
頭成泰岱。
毛髮成草木，
脂膏成江海，
快哉，快哉，快哉，
無明的渾沌，
突然現出光來。
月桂喲你在爲誰搖擺！

嬰兒呱呱墜地了，
盆在那兒？
湯在那兒？
淋漓的血液，
染成一片胭脂。
紅的瑪瑙喲！
血的結晶喲！
風在賀歌，鳥在賀歌，
白雲湧來朝賀。

滾滾不盡的雲流啊，
把清瑩無際的青天流遍了！
產生你的是誰？我早知道。
窗外飄搖的美人蕉！
你那火一樣的，血一樣的，
生花的彩筆啊，
請借與我草此「創造者」的讚歌，
我要高讚這最初的嬰兒，
我要高讚這開闢鴻荒的大我。

（一九二一，一〇，八）

棠棣之花第二幕

郭 沫 若

此劇第一幕第一場「聶政之家」，敘聶政家庭生活；第二場「聶母墓前」，敘聶政將赴漢陽訪嚴仲子，與其姊嫫在母墓前訣別——此場在去年時事新報雙十節增刊上已發表，此處所揭第二幕，敘聶政在漢陽橋畔與嚴仲子相會，第三幕敘姊弟之死，初稿待推敲處甚多；將來全劇完成後，擬出單行本以問世。

~~~~~

### 序幕 漢陽橋畔

漢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正開。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可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漢陽橋」三字，左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為客座，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右三分之一前半為中庭，後半為廚舍，有戶相通，庭中陳紡車二具。房舍建築與陳設宜與日本式的相彷彿。

酒家母女坐庭中紡車，母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漢水中有遊船盪槳聲，少焉男女合唱之聲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樹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同歌往復合唱，歌停後，有間。）

少女 媽，聽說齊國的女子近來多半改着男裝，不知道實在不實在呢？

老婦 怎麼不實在，前天齊東的黃姨母來，不是說過她鄰家的女兒也都改扮了男裝往孔夫子底學堂裏去讀書去了嗎？

少女 誰肯信她！孔夫子底骨頭怕已經腐爛得同石膏一樣了。

老婦 他的兒子難道不可以叫着「孔夫子」嗎？

少女 他的兒子還死得更早。

老婦 你到很像個替孔氏宗祠掌管族譜的侍女，我不信他便莫有孫子了。

少女 媽，你肯許我麼？我也想到甚麼地方去讀讀書來。

老婦 讀書？我們國內有甚麼地方可以容你讀書的呢？各地的學堂都成了軍人的馬房，那兒還有容你讀書的地方呢？女孩兒家讀了書又有甚麼用處呢？

少女 媽，你不能說莫有甚麼用處！便單說這如今一些如狼如虎的軍人，如蠶如蝸的說客，除搗亂殺人而外，全沒些兒本領，不是全無學識的母體生出來的嗎？他們小時沒有受過點子母教，長來也沒

有受過點子完善的教育,他們是只好搗亂,只好殺人的了,所以這如今世道亂得比亂麻還利害,媽,我想一些做母親的人恐怕要負一多半的責任呢!

老婦 噯!你真了得,幸好我只生了你這位女說客,還不敢搗下大亂子,不然,我怕也卸不掉干係啦!不過我只覺得孔夫子的夫人有句話說得好,她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我想女子是不消要甚麼學問的,古時候也沒聽見過有甚麼讀書的女子。

少女 媽,怎的沒有?周武王底后妃不是嗎?

老婦 她那自當別論:她是皇帝底后妃,我們是賣酒人家底婦女呀!

少女 皇帝底后妃和我們尋常人家底女兒不知道有甚麼區別。

右翼聞人步武聲。

老婦 有人來了!別再胡說妄道罷!

嚴仲子及食客一人自左手登場,食客倒戈荷狐兔。

食客 今天有趣是有趣,可惜野物太少。

仲子 打獵的趣處到不在乎野物的多寡,我們借此得與浩蕩的大自然相接觸,呼吸相嚙,脈波相感,把我們心中的憤懣舒暢得許多,到是莫大伴精神上的快樂呢!

食客 這種快樂可惜只有貴族的獵師纔能享受呀!沒錢的人一家數口事靠打些野物回去過活,假使一無所得,死神便立即彷徨目前,還能說得到精神上的甚麼來嗎?

仲子 你的話到是不錯,不過他們不是不宜享,只是不能享罷了,我們有些乏了,進酒店裏去對飲一杯細談罷。

二人入酒家,母女起立導上客座,二人解放武器。

老婦 請坐!先生們要用甚麼菜?

仲子 我們打了些野物回來請媽媽費心替我們烹飪並且給我們  
煬壺好酒來罷。

母女受野物入廚。

仲子與食客憑欄並坐。

潑水中合唱之聲復起：

儂冷如春冰，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化作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郎死儂心頭。

食客 好呀！好極了！這種也可算是精神上的快活？

仲子 唉，你誤解了我，我對着這些悲慘的淫風，只覺得淚眼欲裂！

食客 要曉得這是「聖人所不能禁」的事情！從前有過「有七子  
之母而猶不能安於其室的，」你怎能怪得這些妙男少女？

仲子 這個卻不僅是性慾的問題，這其中到還有件悲慘的因果，這些可憐的女兒們你以為都是自甘壓落的人？都是自甘犧牲她們的清白任人玩弄——任她們百不相識毫無愛慕的人玩弄？我想普天之下決不會有這樣的人！她們都不過是因為生活艱難，所以纔不惜喪失其至可尊貴的人格，我想假使她們多得兩升米，富貴家兒少得幾個錢，普天之下決不會有這樣悲慘不可名狀的人格買賣底機跡了！

食客 這種現象我總覺得是人類必然的要求，太古時候貧富本不懸殊，但是男女們雜婚野合，當時的淫風恐怕比現時更穢亂得凶

罷!

仲子 那個却又不同:那時是憑愛神的結合,現時的只是憑金錢的結合呢,她們這些女子受金錢底魔力,熬盡肉體上的凌虐,她們的精神大都隨着她們的肉體腐爛了,還能說到快活上來嗎?你所說的貧窮的獵師不能享受精神上的快活也正是這個貧富問題底結果呢,.....

聶政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回,走向酒店

仲子 (驚起) 呢呀聶子政!

聶政 哦!真是奇遇!我正是特來拜訪的。

食客 我們思念你得不知道甚麼似的了,我們快坐着暢談。

少女自廚中出視。

仲子 (向少女) 我們來了一位遠客,請你替我們多備一份杯筷呀!

少女應聲入,三人在酒座上席地而坐。

仲子 唉,真是奇遇了!不想出在這兒遇着你!

聶政 我正在躊躇,正想向這酒店來叩問你的住所的呢。

仲子 我的家莊離此本不遠,我們是纔從打獵回來,因為稍稍有些疲乏,在此想小食一杯,你來得看是好了,我們在此先替你把酒洗塵,慢慢再回家去罷。

食客 聶兄!我們一別到不知不覺地已經滿了三年了呢!

聶政 可不是嗎,三年的光陰真是容易過混!

仲子 往日不見,一日就好像三年;今日相逢,三年却只同一日,我們從前登堂拜母的時候,不是就好像昨天一樣的嗎?老伯母可還康健?

聶政 母親已經過世三年了。

仲子 噯呀,怎麼說!

聶政 母親就在那年冬季,偶患傷寒,好像是吃錯了醫方……

食客 醫生底功德是不小!世間上算幸好有了他們,不然怕會有人  
滿之患。

仲子 你這人真是信口雌黃,難道老伯母是該死的嗎?

食客 噯呀,噯呀,聶兄,望你恕我唐突!

聶政 好說你的話到是至理名言:我想庸醫殺人怕比戰爭還要利  
害!

( 濮水中男女合唱聲 )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噓不盡的甘醇美酒,  
令我時常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食客 聶兄,你聽怎麼樣?

聶政 久聽說衛俗風流,真是名實相符了!

食客 此刻還早,一到晚來,滿河都是畫舫遊船,清歌淺唱真正是別  
有天地

仲子 歡樂之舟浮的血河之水。那河水中流瀉着哀音不是一些賤工貧農底幽怨嗎？

食客 噯，噯！你老橫順愛吐不平！你聽着貧民底怨聲，却還要在這兒坐着嗑酒。

仲子 我嗑的不是酒，是我自己的眼淚！

食客 噯，噯，不要再說那些話來掃興了罷！

酒家母女運食案出。一人一案。

老婦 人手少，貴客們太等久了罷，對不住得很。女兒，你替貴客們斟酒。

少女（忸怩）……

聶政 我們自行斟飲的好罷。

仲子 不錯，我們自行斟飲的好。

老婦 那就簡慢得很了。

母女退下庭中紡車

食客 我是快性人，是不會講甚麼禮節的。古人飲酒的時候，要唱詩來助酒，我覺得這種禮節倒是頂快人意的了。待我此刻也唱首詩來助酒罷。（乾盃，唱）

「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 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仲子 這首適當的好詩算虧你尋得出了，

聶政（乾盃唱）

「子之遷兮 遭我乎弔之間兮  
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我儂兮」

仲子（同上）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聶政（同上）

「子之昌兮 遭我乎狹之陽兮  
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食客（牛飲） 啊今日真快活殺了！待我還想首甚麼來唱唱。

仲子 唱多了，總覺得怪煩膩人，我看不必了罷。

聶政 不錯，我們還是清談的好。

食客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我也只好「吾從衆」了，哈哈  
哈哈……

三人唱飲間，母女時時傾耳靜聽，少女眼  
光時時偷窺聶政，須表示有幾分愛慕之意

食客 老實，聶兄，令姐可還安泰麼？怕已經於歸了罷。

聶政 承你過問，謝謝，前夜我纔在母親坟前和姐姐分別了來，姐姐  
還不曾適人，家母在日因為要事奉老親；而今家母逝世纔滿三年，  
所以還不曾說到婚事上來呢。

食客 聶兄，你今年多少貴庚了。

聶政 剛纔入冠。

食客 那麼，令姐不是上了二十了？

聶政 唉，家姐比我長兩歲。

食客 是哦。

（灑水中男女合唱聲）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食客 這首歌怕是「興而比也」罷。唉，正吐盡了我的肺腑。哦，我醉了，我醉了聶兄，你我出去散淡一回怎麼樣。

仲子 誰肯同你一路去喇！你一個人去噓些冷風，把你骯髒的肺腑吐乾淨來罷！

食客 噯，我又並不曾叫你去。你們不同我去，怕便沒人同我去了。

（起身向庭中母女）好媽媽！好妹妹！你們同我一路去玩玩罷。

老婦 好是好，怕冷落了他們兩位顧客呢。

仲子 不打緊，媽媽們能丟手去，去去散淡也好。

老婦 那麼我們就失陪了罷，女兒，你也去來罷。

小女 我不去。

食客 好姑娘，去去好呀，去去好呀！不去，我要拉你去了！

老婦 女兒，我們好好去來罷。

三人步出酒店。

食客 我們去划划船怎麼樣?

少女 不,我不願意和那些人作一塊兒!

老婦 到是別去遠的好。

食客 我們往橋上去來罷。

三人步上橋去。

仲子 他們走了,我們更好傾談,這兩年來我望你真是如望歲了。

聶政 老母在的時候,我總不忍出得遠門,而今我的身子自由了,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報答我的知己,我記得當年你不是說過有甚麼事件要須我的微力。

仲子 唉,我在此地不妨向你說出了罷,子政,你是知道的,我從前也是官僚中人,我和韓相俠累曾經同仕韓侯,那時吾國衰微,我主張廢棄晉君恢復選賢的古制,無奈俠累和我政見不同,他偏憐禹韓侯與趙魏兩家三分晉國,我在韓侯面前拔劍斫他,不幸不中,因此我便不容於韓國,纔逃到這濮陽地方來,俠累這廝我總和他不共戴天,我聽說三晉飢饉,死人甚多,他們大都日爭政權,坐視不理,子政,這些人可能容他一日生在世上麼?唉!……我想求你援助,也並不是別的,我聽說你是忌惡如仇的人,你從前也手刃過一位當道,子政,我的心事你該是明白的了,……我是想暗殺那些狗彘不如的當道呀!

聶政 你簡直可算是我們的同志了,我不瞞你說,我們姐弟兩人都是懷抱着「殺身成仁」的志願,我們相信世界一切的不幸都由於貧富不均,我們相信人類中最不合理的制度便是貨財私有,我前晚上來的時候,我的姐姐還唱了歌來送我,我記得她有幾句是:

「儂欲均貧富，儂欲茹強權，願爲施瘟使，除彼害羣。」你聽我姐姐這些歌，你就可以知道我們姐弟的懷抱了，如今的政長，我們相信都是禍亂底根源，都是我們平民政仇敵，我們總想把他們徹底推翻，一網打盡！我們中國貴與富是不分的，貴的倒了，天下國家纔有可均的希望，所以我們不惜殺身以成仁的了，我們相信暗殺本是消極的辦法，要想全部推翻，終竟曠靡時日，但是我們此刻所能做到，並且很能痛快地做到的只有這一種，假使能殺一警百，他們也是有良心，知怕懼的人，能得多多的悔悟起來，那我們的希望也就容易達到了，我如今成了自由的身軀，你不知道我的血液在我心中怎樣地沸騰着在嘯！我早願見我鮮紅的血液濺染他們的屍骸！我的力！我的血！我的憤懣！我好像飢渴了的蒼鷹！我好像脫了牢籠的虎兇！我饑渴着惡人們底血液了！……

仲子 並且我打聽得大約就在這三五日之內韓相俠累要與秦國連橫，會於東孟，強秦是我們中原底大敵，我們久已受了他的脅威，假使他乘機得入中原，那我們久困於爭戰的人民不又要大遭塗炭嗎，我在這幾日之內正是焦急萬端，我自恨我沒有勇力，我所養的一般食客也都不能濟事，今事何幸得你到來，我怕俠累底惡貫可算要滿盈了罷！

聶政 東孟之會時機那麼促迫，我就此想到韓城去了……

仲子 又何必如此性急！請到我家去休息一夜，待我多選些力士隨你同去，豈不萬全嗎？

聶政 那却不然，吾人舉事，第一時機不可逸失，第二人手不宜太多，人手多時，反轉易生得失，我們祕密做去的好，便是你要同行，我也不願意，方纔那位食客，我也望你別和他講，我此刻便起身往韓城